



KONGWUZI 屋子

一生中有多少个人让你难以忘怀，
谁让你想起就有心要裂开的感觉？
曾经不放弃，
却始终不得不告别，不得不走远。
爱到深处，唯有疼痛……



青春成长
youth
ACHE
疼痛小说

KONGWUZI

屋子

娇无那◎作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屋子/娇无那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219-06200-5

I. 空… II. 娇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68526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
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
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

美术编辑 王 霞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
邮 编 530028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990毫米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200-5/I·1088

定 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第一章 尘埃和碎片/1

梧桐叶子不断地飘落在她们身边，她们靠得很近，走得很慢，这是姐姐和龙龙第一次靠得这么近，两个美丽出尘的女子，像被秋风慢慢吹过来。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许多年后，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来。我想，是这里面有一种叫同舟共济的东西，触动了我年少的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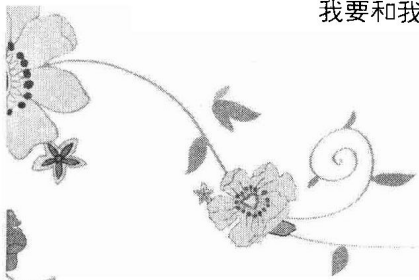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 水仙花和回声/31

我立刻深深地战栗了，他的手那么细致地抚过我的每一寸肌肤，有时轻一点，有时重一点，好像要借此掌握我每一处皮肉的松紧程度和肌肉纹理走向一样。我知道他的这种触摸只是为了画画，可我的头脑还是迷糊了，整个人陷入了眩晕之中，觉得自己变成了海里的波浪，在风中不停起伏着。

第三章 干净和肮脏/58

我想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我：贱！
是的，很贱，这世界上，哪个人不贱呢？！
我不愿意告诉自己真相：我要和小楚在一起。
我要和我的**小楚**在一起！

KONG WILLY



第四章 纳西索斯和纳西索斯/86

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“纳西索斯”。第一次注册ID打出这四个字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。难道，这个名字，在他的记忆中，竟是这么难以抹掉吗？

纳西索斯，水仙花，多么遥远的记忆，遥远得他都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。

第五章 圣女和情人/105

“欧蓝，如果你不愿意还来得及。”

不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

我毫不犹豫地吧丝巾拉下来。

“像一朵百合花。”欧楚的眼睛盯在我的身上，他的眼神灼痛了我的身体。

百合花，那么，楚楚拉掉丝巾的时候，他说她是一朵什么花呢？嫉妒升起来。

我斜斜地半躺在铺着锦缎的沙发上，微微闭着眼睛。欧楚，画吧，画出最美的我来。

画笔在画布上发出的刷刷声，就好像一首咏叹调似的，美妙无比。

突然，欧楚扔下画笔，向我走过来。

他要干什么？

第六章 巨测和注定/131

他猝不及防地看见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幕，恐怖的一幕，直接把他打入地狱最深处的一幕！

欧齐，他的欧齐，跟她的亲弟弟拥抱在一起，旁若无人地热吻着！

他被彻底打倒了。

欧齐，你就是再找一千个男人，我都能原谅你。可是欧齐，你怎么可以……

天啊！

跟自己的亲弟弟。

尽管他一直觉得他们姐弟的感情异于常人，可是，他们居然……

第七章 秘密和死亡/155

就在她要转身的一刹那，女人的眼睛忽然睁开了！

小沙子差点惊叫起来，她战战兢兢地对女人说：“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要吵醒你的。”

女人依然一动不动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她生气了，小沙子想。她解释道：“我只是想找欧哥哥。”

女人忽然向她看来，小沙子吓了一跳，闭上眼睛等着女人骂她，可等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小沙子睁开眼睛，女人直直地看着她，可是眼睛很空洞，好像看不见她一样，身子也没有动，一点也没有，很诡异地看着她。

“你知道欧哥哥在哪里吗？”小沙子一边问，一边后退。她现在真的害怕了，这女人一点不像个活人，她只是会睁开眼睛罢了。这太恐怖了！她退了两步，就要转身逃跑。

第八章 天使和空屋子/181

“你……简直变态！”她咬牙切齿。

我没有回答她的话，我强忍着头痛，温柔地给姐姐翻了一个身，让她平躺下来。我忘了楚楚的存在，温柔地俯下身子，在姐姐的唇上亲了亲，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让你受惊了。”

楚楚好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怪物一样看着我，“欧楚，你……变态！”

“你可以出去了。”我头也不回地对她说。

她转过身子，向外就跑，跑了两步，她又回来，“欧楚，你告诉我，你姐姐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她睡着了。楚楚，求求你，出去吧。”我低声说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

“睡着了？”楚楚走过来，看着床上如睡美人般的姐姐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问道，“是不是你给她下了什么迷药了？”

“给我滚出去！”我沉声喊道。

尾声/216

一个女人，失神地坐在一个空旷的、阴暗的屋子里，大大的眼睛透过窗子，望着不可知的远方……

KONG WILLY





一缕伤痕累累的回忆，
一份伤痕累累的爱情，
一声伤痕累累的叹息，
一段伤痕累累的旅程！

残酷和疼痛，不可撤销！

KONG WILF

第一章 尘埃和碎片

1

我七岁的时候,就知道了最美丽的女人胴体是怎么样的。从那一刻开始,我对女人胴体的审美标准就定了下来,再也没有改变过。我长大后,见过无数美妙绝伦的女人胴体,有骨感型的,有丰腴型的,有娇小玲珑型的,有高挑苗条型的,有青春少女型的,有成熟少妇型的,可是再也没有一具胴体让我有七岁时看到那湿淋淋的胴体时的震撼。

也许我得做一个小小的说明,我为什么能看到这么多的女人胴体,不是像你认为的一样,我是一个常常光顾妓女的嫖客。是的,我永远不会光顾任何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,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理由去出卖自己。对于妓女,我怀有最质朴的同情。关于原因,你会在稍后知道。你一旦知道了以后,就会痛彻地理解,我为什么永远不会做一个嫖客。事实上,是我长大了以后,成了一个画家,不出名的画家。对,默默无闻的画家是挣不了钱的,永远无法用画画得来的钱养活自己。所以,我的另一个身份是服装设计师。当然,这是后话了。现在,作为一个读者,你不必急于了解我长大后的职业。

现在,我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,像任何一个七岁的孩子一样天真。我的



早熟,是从十岁才开始的。七岁时的我,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,纯洁、天真,对天空,花草树木,一杯水,几阵不经意吹过来带着神秘气息的风,都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幻想。

记事以来,我脑中就没有任何有关父母的记忆,哪怕一星半点模糊的记忆都没有。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父母,我也从来不问。因为,我不需要父母,我也不羡慕有父母疼爱的孩子,一点也不羡慕。

我有一个姐姐,这对我来说,就足够了。只要有姐姐单纯地爱着我,我单纯地爱着她,这就足够了。

姐姐比我整整大了十二岁,我们都属蛇。更奇妙的是,我跟姐姐同一天生日。如果说我有什么要感谢我完全陌生的父母,那就是谢谢他们把我和姐姐在相隔了十二年的同一天生了下来。我从小就相信这是命运,玄妙无比的命运。

我七岁时看到的女人胴体正是我亲爱的姐姐的胴体。也许在这之前,我也曾经看到过,可是既然在我的记忆中找到,我就当成从来没有看到过。对我来说,我无法感知的事物,都是不存在的。

夏天的傍晚,我从外面疯玩了一天,带着一身的泥巴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。我要让姐姐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又干净又乖的样子。姐姐在一个小制衣厂里给别人做衣服,每晚七点钟回家。

我钻过小院子里梧桐树那浓得不像样的绿荫,撒开脚丫子,像一阵风一样往家里跑。

门是虚掩的,我明明记得我出门的时候已经锁上了。我的小手举着钥匙,愣了一下,没有多想,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我在小客厅里飞快地把小汗衫和小短裤剥光,在稍显阴暗的客厅中,我像一条深棕色的泥鳅,向卫生间飞快地游过去。

我一把推开卫生间的门,就傻站当场。

花洒哗哗地向下射出一道道水线,小小的卫生间氤氲着薄薄的雾气,姐姐侧对着我,一只脚搁在小凳子上,无比优美的曲线直击我七岁的心脏。我还不明白女人的美是怎么回事,可是那一刹那,我觉得自己忽然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喉咙,完全不能喘气了。雾气中,姐姐的裸体模糊地发着晶莹

的光,真实而又虚幻的光。

我发现姐姐狠命地擦着她那毛茸茸的地方,在她平滑光洁的腹部的映衬下,姐姐的两胯凹现出不可思议的深度,仿佛那儿是一道看不见底的深渊,可我却在这深渊的边缘,触目惊心看见一丛密密的乱草!姐姐低着头,没命地用毛巾擦着,似乎恨不得把那块地方一把抹掉。

姐姐那么专注地擦着,以至于根本没看见一个小小的侵入者站在门口。

当我能呼吸过来的时候,我悄悄退了出去,轻轻带上了门。

我把溅满污泥的汗衫和短袜穿上,走出大门,把门原样虚掩好,躲在院子里浓荫的最深处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,可我觉得我只能这么做。我静静地站在院子里,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姐姐的身体,那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身体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姐姐更美丽的身体,那一定是不存在的东西。

我忽然很渴望给姐姐画一幅画,可我完全不会画画,这个事实简直伤透了我的心,我怎么这么笨哪!

我一边沉醉在看到姐姐身体的奇妙感觉里,一边又因为我无法把那至美的一幕画出来而自怨自艾。我一直在梧桐树浓密的阴影里站到觉得姐姐应该已经洗好了,才故意弄出些声响,哐啷地推开大门,一边跑进去一边喊:“姐姐!姐姐!你回来了吗?”

我这么喊着的时候,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间谍。刚刚获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,却要装作若无其事,这对我来说是困难的,可我一定要办到,我一定要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,不能让姐姐知道我偷看了她洗澡。

姐姐穿戴整齐地坐在破旧的灰色沙发上,这画面像我在什么地方看过的一张油画。光线昏暗幽浮,一个女人背光而坐,简陋的家具,有晦涩的忧伤。

“小楚,饿了吧?”姐姐似从梦中惊醒,对我展颜一笑。

这笑容跟以前一样美丽,以至我认为我刚才感到的忧伤只不过是幻觉。

“饿死了!”我夸张地嚷道,然后像是展示我的战果一样,给姐姐看我身上一道道的污痕,“也脏死了!”

“快把衣服脱了,姐姐给你洗个澡。”说到洗澡的时候,姐姐似乎停顿了一下,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,暗紫和青白在她的脸上轮流转



换。姐姐的脸，一向是白瓷般的细腻光润，今天是怎么了？

我疑惑地看了姐姐一下，忽然不愿意让姐姐像平时一样给我洗澡。从刚才看到姐姐的裸体的那一刻起，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一个七岁的大人。我磨磨蹭蹭地向卫生间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姐姐，我自己会洗澡了。”

“我的小楚学会害羞了呢。”姐姐愣了一下，笑了起来。她笑得有些失落，从小到大，都是她给我洗澡的。

“不是……是……嗯，我觉得姐姐太辛苦了！”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理由而沾沾自喜。然后飞快地闪进卫生间，把门关上，并插上插销。

我有些紧张地脱掉衣服，手一直在神经质地抖着，直到打开花洒，那微温的水如雨般向我没头没脑地淋下来，我才逐渐平静下来。站在刚才姐姐站过的地方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仿佛姐姐就站在我的身边，美丽的小腿搁在凳子上，全身腾起如轻纱般的迷雾，宛如仙子。

我不由得学着姐姐的样子，把腿搁在凳子上，可惜我太矮了，腿一放在凳子上，筋就被拉得生疼生疼的，赶紧把腿拿了下来，老老实实地洗澡。

今天这卫生间、这花洒、这水、这雾气，跟以往的不同，对我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。我想，七岁的我实在太敏感了，也许跟别的男孩不一样。

我洗了很久，以至于姐姐以为我在里面出了什么事，惊慌失措地拍门的时候，我才慢慢擦干了身子。这毛巾，是姐姐刚刚用过的，散发出阵阵幽香，我不由得把它放在鼻子底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2

我洗完澡，天几乎黑了。夏日的黄昏，空气中有一种喧嚣的气息。各种虫鸣和花草怒长的声音，把闷热的空气搅得嗡嗡直响，也搅得人的脑袋嗡嗡直响，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向姐姐看去。

姐姐又坐回旧的灰色沙发上，那张沙发内部的弹簧已经断了，姐姐深深地陷在那个弹簧断裂的地方，像一只掉入陷阱的小鹿。

姐姐今天异常沉默，她的沉默让我心里发虚。是不是我刚才的偷看让她发现了，所以用沉默来惩罚我。沉默是姐姐惯用对付我的惩罚方法。只要

我做错了什么事，姐姐就把我当成空气。她洗衣服、扫地、收拾客厅、摘菜、做饭，就是不跟我说话。我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转，她也不说话。一直到姐姐叹了一口气，嗔道：“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一个小皮猴弟弟啊。”

可是今天姐姐一动不动地陷在沙发里，让我觉得很不对劲。她不像是生我的气，而是生自己的气。她的脸青得吓人，屋子里没有开灯，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，只有姐姐的脸，好像从黑暗中浮凸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刹那我感到了窒息，像被什么忽然扼住了喉咙。

我觉得我必须让姐姐从灰暗的油画中走出来。洗了热水澡后的饥饿感一阵阵袭了上来，我走到姐姐身边，蹲下来，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姿势，姐姐也认为我这姿势“很甜蜜”，我现在就用这种“甜蜜”的姿势仰起脸，像个小女孩般地撒着娇，说：“姐姐，我饿了。”

我只有在姐姐面前才撒娇。在别人面前，无论这个别人是男的女的，还是老的少的，我都是很倔的孩子。我打架从来不哭、不求饶、不认输，所以常常会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家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我的头被三个比我大得多的男孩按在墙上，用一块砖头拍出一条两寸多长的血口子。血把我的衣服全染红了，把姐姐的脸都吓白了。事后，她这么说我：“小楚，你怎么是这么坚硬的一个孩子，真叫人不放心。”她用的是“坚硬”这个词，好像我是一块小石头一样。

姐姐从画中动了起来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“小楚，我这就做饭去，你想吃什么？”她的声音有些空洞，这种从来没有过的空洞让我感到害怕。

“米饭和醋熘土豆丝儿。”我很乖巧地说。因为我知道家里除了米和土豆就没别的什么了。

姐姐忽然笑了，又酸又涩的笑，“小楚，姐姐是不是问了一句废话？”

我保持蹲着的姿势，看着姐姐走进又小又简陋的厨房。然后站起来，走到辨不清颜色的旧五斗橱边，拿起搁在上面的一把木头削的手枪，那是我唯一的玩具，是我跟姐姐一起做的。毫无疑问，这把被姐姐用砂布磨得光滑可握的手枪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手枪。

我举起手枪，对准屋顶上悬挂下来的白炽灯，嘴里啪啪地叫着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这盏灯已经被我的手枪魔术般点着了，我甚至看见它发出了昏黄的



灯光,这光很暖,一直照进我的心里。

正玩得起劲的时候,厨房里突然传来了一声“啊——”的惨叫,短促、尖锐,但立刻就停止了,好像没有响过。

我愣了一下,突然扔下手枪,冲进厨房,昏暗中竟然没有什么东西绊着我。

我人矮,首先看到的是地上的血滴,有一滴滴的,也有连成一片的,在残破的瓷砖上殷殷的红,很刺眼。抬起眼睛,我看见姐姐紧紧地捂着左手,血从她的指缝倔强地流出来,追随着地上的血迹。

我心头一悸,大声尖叫起来:“姐——”然后扑了上去,抓住了姐姐的手,忙迭声地叫起来,“姐,疼不疼?疼不疼?”我把姐姐的两只手一齐放在嘴边,腥甜黏稠的血顺着我唇边流了下来。我心中又疼又急,同时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愉悦,仿佛这血把我的神志搅糊涂了。我什么也不想,只是不停地把那些血吮入口中,咸和腥的血让我的胃一阵阵痉挛,我滋滋地吮着,像只小蝙蝠。

“小楚!你干什么!”姐姐抽出了手,转身到客厅去找纱布。

我没有跟出去,我害怕看见姐姐手上的伤口,一定很深很吓人。我宁愿这伤口长在我的手指上,不,长在哪里都行,只要不长在姐姐美丽的手指上。我留在厨房,盯着案板上的土豆发呆。土豆有的被切成了极细、极均匀的丝儿,有的还是一片片极薄的半透明的片儿,姐姐总是能把土豆切得很漂亮,这也是我爱吃她做的醋溜土豆丝的重要原因。细细的嫩黄色的土豆丝和艳丽的红萝卜丝拌在一起,怎么看怎么让人喜爱。

吃饭的时候,我吃得不如平常多,好像刚才那一点血就把我喂饱了一样。姐姐吃得更少,她也许是伤口疼得厉害,疼得连胃口也没有了,所以一直到我们都放下碗的时候,桌子上瓷盘中红黄两种丝儿还跟端上来的时候几乎一样多。

“小楚,你不是喜欢吃土豆丝吗?”姐姐的声音变得像以前一样温柔。

我拍拍肚子说:“姐姐,我的胃说了,这些土豆丝儿害得姐姐流了那么多血,不要吃它们。”

姐姐笑了。姐姐一笑,我就开心起来,“姐,你给我讲故事吧。”

“今天姐姐累了，小楚，早点睡觉吧。”姐姐边收拾碗筷边说。

半夜，我被尿憋醒了。模糊听到隔着布帘的那边传来轻轻的饮泣声，很轻。姐姐是不是被魇住了，我翻身跳下床来掀开布帘，月光像水一样，从窗口涌进来。姐姐向着里边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月光剪出薄薄的被单下姐姐的身形，一瞬间让我有起伏不定的感觉。

姐姐睡得很熟，是我听错了。我像所有被尿憋醒的孩子一样，揉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向房门走去。

3

我们隔壁的空房子搬进来了新邻居。

我是从外面疯玩了一天，在黄昏回来的时候才知道的。

我正要像往常一样冲进自己家的院门时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我看见了一个女孩站在隔壁那很久没人住的院门前面，我只看到她的侧面，她有十二三岁，穿着一条有点脏了的白色连衣裙，连衣裙被揉得皱巴巴的。我之所以知道那是一条白色裙子，是因为我看不出来它本该是属于什么颜色的，说它是灰色的似乎又太淡了。

这样一个几乎比我大了一倍的女孩本来是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的。我停下脚步，看见了一张异常苍白的脸，这脸很小，下巴很尖，侧面看去，微微地向上翘着，使这张脸看上去有特别倨傲的神情，我好奇地盯着她。女孩感觉到有人在注视她，苍白得可以看清血管的脸上忽然微微透出一抹红来，她猛然向我转过头来。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看见了她脸上一双大得异常的眼睛。这眼睛长在她的脸上，令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个女孩手上抱着的残破的芭比娃娃，脸又小又尖，一双眼睛却占了半张脸。我从来不认为芭比娃娃是漂亮的，那种脸怎么说也不能叫漂亮，用我刚刚在大孩子嘴里学到的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一张变态的脸，拿来吓人还差不多。

可是眼前的这个女孩却让我一下震惊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张脸出乎意

料的漂亮,可却有一种很诡异的美丽。

那么大的眼睛,应该没有第二个人有了吧。

“我好看吗?”女孩嫣然一笑。

她的笑容就像天空中的红霞。

我没料到她这么直截了当地问我,倒吃了一惊,忙迭声地说:“好看,真的,不骗你。”

女孩的笑容忽然收了起来,收得干干净净的,仿佛她根本就没有笑过。我有些不解,难道女人都会这么一手吗?姐姐也经常这样,一下就能把笑容抹得不留一点痕迹。

“你也很好看吧?”她像是问我,又像是要求证。

我有点懵了,又不是小丫头片子,好看不好看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。再说,好看不好看,你自己不会看呀,我心里嘟囔了一句。

“过来,让我摸一摸,可以吗?”女孩突然说,语气里有羞怯也有命令的意味。

我乖乖地向前两步。

奇怪,我可是最不喜欢让小丫头片子呼来喝去了,跟我一起玩的小威,常常被一个叫丹丹的小丫头支使得团团转,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菜虫。

我不喜欢做一只菜虫,可我却走到了她的面前。

她的双手摸索着捧住我的脸,感觉了一下我的脸形,再抚了一下我头顶上又黄又软又乱七八糟的头发。她的手指很柔软很凉,触在我的脸上有被蛇滑过的感觉,很舒服。这么热的夏天,这冰冰的感觉挺棒的。这条蛇慢慢地滑过我的额头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

“很好看。”她的眼睛对着我。

我的身上忽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刚才她冰凉的手摸我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寒意。

我猛然发现,这双眼睛好像是盯着我,其实并没有落到我的身上,这双大大的眼睛的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,很空洞,好像眼睛里面什么也没有似的。

“你——”我张大了嘴巴。

女孩凄然一笑,“对,我是个瞎子。”

“你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？”我震惊之下，傻乎乎地问。

“有看得见的瞎子吗？！”女孩尖锐地回答我。

这么大这么漂亮的眼睛居然什么也看不见！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仿佛无意中撞破了她的秘密一样，窘得转过身来就往自己家门口跑。

“喂，我叫龙龙，你叫什么？”女孩在我身后尖声叫道。

“欧楚。”我逃也似地窜回自己的院子。

“姐姐，我们隔壁搬来一个小姑娘。”吃饭的时候我对姐姐说。

“唔。”姐姐低着头。

“她很漂亮，像芭比娃娃。”我又说。

“嗯。”姐姐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
“她……她是个瞎子。”我觉得应该告诉姐姐。

“哦。”姐姐又低下头去。

姐姐怎么变得这么没有同情心，我心里有些失望。姐姐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可这段时间，她对什么都不关心，还常常丢三落四的，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不是以前那个温柔的姐姐了，有时候她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。

“她很可怜。”我想了想，带些不满地说。

“那你多陪她玩。”姐姐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可是她的手比死人的手还凉。”我好像跟谁赌着气。

姐姐又抬起头，诧异地看着我。

4

我并没有去找龙龙玩，我害怕她那双空荡荡的大眼睛，也害怕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什么才好。我不能告诉她天空的蓝颜色是多么干净；白云如何懒得像只小白猪；草在风中是怎么舞蹈的；花开的时候，花色会如何吸引人们的眼球。如果我对她说这些，她一定会很伤心的，七岁的我，还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一个差不多大我一倍的女孩。

回家的时候，看到龙龙有时候会站在自己的院子门前，微微仰起头，“看”着天空。我依然只看到她的侧面，小而尖的脸，倨傲上翘着的下巴，空洞的眼



睛。

我远远地停下脚步，看了看她，然后总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自己的家门。

她听到我的奔跑声，身体会微微一动，可是并不会回过头来，也不会对我说话。

我像做贼一样慌张地跑回家。

我不知道她在黑暗的世界里想什么。

我闭上眼睛，想感受一下她的黑暗，可是，就算我闭上眼睛，眼前好像也有光在浮动，我无法想象完全的黑暗是怎么样的。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很难过，一些小小的碎玻璃扎进了我的心，刺痛。

“小楚，快看，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！”

听到院子里有停自行车的嘎吱声，我马上跑了出来。

姐姐举起手中两个袋子中的一个，有些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子，袋子里是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她掀开盖子。

我看到一把乌黑锃亮的仿真手枪静静地躺在盒子里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！

“漂亮吧？”姐姐兴奋地盯着我，我很久没有看见她这么高兴了。在这个夏天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改变着，姐姐变得恍惚，清水般的眼睛沉郁下去，脸上的红润在消退。

“漂亮。”我接过盒子。

“小楚，你并没有很高兴啊。”姐姐的眼神有些黯淡下来。

“姐姐，我很高兴很高兴呀。”我踮起脚尖，搂了搂姐姐的脖子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。我想要这样一把手枪很久了，曾经在跟姐姐上街的时候，流连在商店的玻璃柜台前半天不肯走，可是它真的在我的手里时，却忽然觉得它还不如我跟姐姐一起做的那把木头手枪漂亮。

“小楚，明天你要上学了，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礼物。”姐姐的脸红红的，“我的小楚长大了。”

我对上学这件事并没有很热情。